

南懷瑾先生述著

楞伽大義今釋

壬申年仲夏函
時位新昌大佛寺

上海佛學書局印行

楞伽大义今释

公元一九九二
佛历二五三六
年春印伍仟册

讲述者 南怀瑾先生

印行者 上海佛学书局

地址 上海常德路四一八号

邮编 二〇〇〇四〇

印刷者 上海场南印刷厂

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准印证九二第(〇一三)号

有版权勿翻印

楞伽經大乘性宗頓教四十一法門

浙水慈雲沙門續法述

- | | | |
|---------|---------|---------|
| 一 諸識生滅 | 二 藏識境界 | 三 有無妄計 |
| 四 頓漸淨流 | 五 常不思議 | 六 建立誹謗 |
| 七 空無生性 | 八 如來藏性 | 九 四大修行 |
| 十 諸法因緣 | 十一 言說分別 | 十二 遠離四句 |
| 十三 大般涅槃 | 十四 分別緣起 | 十五 常聲依幻 |
| 十六 四果差別 | 十七 聖智一乘 | 十八 意成身相 |
| 十九 五無間業 | 二十 諸佛體性 | 廿一 四等密意 |
| 廿二 依二密法 | 廿三 法離有無 | 廿四 宗趣言說 |
| 廿五 虛妄分別 | 廿六 善於語義 | 廿七 迷執解脫 |

廿八智不得境

廿九勿習世論

三十涅槃差別

卅一如來覺性

卅二不生不滅

卅三揀別無常

卅四入滅現證

卅五常無常義

卅六蘊處生滅

卅七四法差別

卅八佛如恆沙

卅九諸法利那

四十如來變化

四一遮斷食肉

頌曰 四十一門離 一百八句遣

法相非非盡 真性頓然顯

楞伽經大集卷宗師傳四十一法門
諸大德聖門師者
一 諸經本義
二 諸經要旨
三 諸經文句
四 諸經義疏
五 諸經論議
六 諸經考證
七 諸經異說
八 諸經疑難
九 諸經考異
十 諸經考索
十一 諸經考證
十二 諸經考異
十三 諸經考索
十四 諸經考證
十五 諸經考異
十六 諸經考索
十七 諸經考證
十八 諸經考異
十九 諸經考索
二十 諸經考證
二十一 諸經考異
二十二 諸經考索
二十三 諸經考證
二十四 諸經考異
二十五 諸經考索
二十六 諸經考證
二十七 諸經考異
二十八 諸經考索
二十九 諸經考證
三十 諸經考異
三十一 諸經考索
三十二 諸經考證
三十三 諸經考異
三十四 諸經考索
三十五 諸經考證
三十六 諸經考異
三十七 諸經考索
三十八 諸經考證
三十九 諸經考異
四十 諸經考索
四十一 諸經考證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序

朝議大夫直龍圖閣權江淮荆浙等路制置鹽礬兼發運副使上
護軍賜紫金魚袋蔣之奇撰

之奇嘗苦楞伽經難讀。又難得善本。會南都太子太保致政張公施此經。而眉山蘇子瞻爲書而刻之板。以爲金山常住。金山長老佛印大師了元。持以見寄。之奇爲之言曰。佛之所說經。總十二部。而其多至於五千卷。方其正法流行之時。人有聞半偈。得一句。而悟入者。蓋不可爲量數。至於像法末法之後。去聖既遠。人始溺於文字。有入海算沙之困。而於一真之體。乃漫不省解。於是有祖師出焉。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以爲教外別傳。於動容發語之頃。而上根利器之人。已目擊而得之矣。故雲門至於罵佛。而藥山至戒人不得讀經。皆此意也。由是去佛而謂之禪。離義而謂之玄。故學

佛者必詆禪。而諱義者亦必宗玄。二家之徒更相非。而不知其相爲用也。且禪者六度之一也。顧豈異於佛哉。之奇以爲禪出於佛而玄出於義。不以佛廢禪。不以玄廢義。則其近之矣。冉求問聞斯行諸。孔子曰聞斯行之。子路問聞斯行諸。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說豈有常哉。救其偏而已。學佛之敝。至於溺經文。惑句義。而人不體玄。則言禪以救之。學禪之敝。至於馳空言。玩琦辯。而人不了義。則言佛以救之。二者更相救。而佛法完矣。昔達摩西來。旣已傳心印於二祖。且云吾有楞伽經四卷。亦用付汝。卽是如來心地要門。令諸衆生開示悟入。此亦佛與禪並傳。而玄與義俱付也。至五祖始易以金剛經傳授。故六祖聞客讀金剛經。而問其所從來。客云我從蘄州黃梅縣東五祖山來。五祖大師常勸僧俗。但持金剛經。卽自見性成佛矣。則是持金剛經者始於

五祖。故金剛以是盛行於世。而楞伽遂無傳焉。今之傳者。實自張公倡之。之奇過南都。謁張公。親聞公說楞伽因緣。始張公自三司使翰林學士。出守滁。一日入琅琊僧舍。見一經函。發而視之。乃楞伽經也。恍然覺其前生之所書。筆畫宛然。其殆神先受之甚明也。之奇聞羊叔子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謂之。汝初無是物。祜卽自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木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知祜之前身爲李氏子也。白樂天始生七月。姆指之無兩字。雖試百數不差。九歲諳識聲律。史氏以爲篤於才章。蓋天稟然而樂天固自以爲宿習之緣矣。人以是一真不滅之性。而死生去來於天地之間。其爲世數。雖折天下之草木以爲籌箸。不能算之矣。然以淪於死生。神識疲耗。不能復記。惟圓明不昧之人知焉。有如張公以高文大冊。再中制舉。登侍從。秉鈞軸。出入朝廷。

逾四十年。風烈事業播人耳目。則其前身嘗爲大善知識。無足疑者。其能記憶前世之事。豈不謂信然哉。故因讀楞伽新經。而記其因緣於經之端云。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序

朝奉郎新差知登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騎都尉借緋蘇軾書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先佛所說微妙第一。真實了義。故謂之佛語心品。祖師達摩以付二祖。曰。吾觀震旦所有經教。惟楞伽四卷。可以印心。祖祖相授。以爲心法。如醫之難經。句句皆理。字字皆法。後世達者神而明之。如盤走珠。如珠走盤。無不可者。若出新意。而棄舊學。以爲無用。非愚無知。則狂而已。近歲學者。各宗其師。務從簡便。得一句一偈。自謂了證。至使婦人孺子。抵掌嬉笑。爭談禪悅。高者爲名。下者爲利。餘波末流。無所不至。而佛法微矣。譬如俚俗醫師。不由經論。直授方藥。以之療病。非不或中。至於遇病輒應。懸斷死生。則與知經學古者。不可同日語矣。世人徒見其有一至之功。或捷於古人。因謂難經不學而可。豈不誤哉。楞伽義趣幽眇。文字簡古。

讀者或不能句。而况遺文以得義。忘義以了心者乎。此其所以寂寥於世。幾廢而僅存也。太子太保樂全先生張公安道。以廣大心。得清淨覺。慶歷中嘗爲滁州。至一僧舍。偶見此經。入手恍然。如獲舊物。開卷未終。夙障冰解。細視筆畫。手迹宛然。悲喜太息。從是悟入。常以經首四偈。發明心要。軾遊於公之門三十年矣。今年二月過南都。見公於私第。公時年七十九。幻滅都盡。惠光渾圓。而軾亦老於憂患。百念灰冷。公以爲可教者。乃授此經。且以錢三十萬。使印施於江淮間。而金山長老佛印大師了元曰。印施有盡。若書而刻之。則無盡。軾乃爲書之。而元使其侍者曉機。走錢塘求善工刻之板。遂以爲金山常住。

元豐八年九月九日

序

佛經難讀，佛經中楞伽經尤難讀，蘇子瞻曾言楞伽義趣幽眇，文字簡古，讀者或不能句，而況遺文以得義，忘義以了心者乎。傳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中土儒家，由漢及宋，程朱陸王，聚訟紛紜及於千載。譬之佛學，其猶去佛而禪，離義而玄，所謂勝義有與畢竟空者，門戶主奴，至今未嘗稍戢者乎。昔達摩西來，既已傳心印於二祖，且言吾有楞伽經四卷，亦用付汝，卽是如來心地要門，令諸生開示悟入。蓋楞伽奧義，本爲融通性相，指示空有不異，不僅唯識學者，必須精究深習。性宗大德，更應體察達摩印心之語，勤爲修證。吾嘗言文學與宗教，其體與質常爲術與用所朦朧掩蔽，而不易窺其真正面目。若宗教文學中佛典高文，迷離放誕，其弊尤甚。曩者童蒙授讀兩京三都諸賦，每言如入山陰道上，應接不暇。昏沉徜徉，莫知究竟。若以佛典中華嚴楞伽諸經觀之，則汪洋千頃，浩浩乎不知其畔岸，蓋視莊馬揚班諸子尤雲泥

焉。雖然，先聖微言大義，爬梳抉剔，皮脫骨露，精微要旨，無不瑩然照耀，使學者取之不盡，悟證無窮。南居士懷公今繼楞嚴大義今釋，續著是書，蓋爲未來千百世有心求道者盡其鋤耨之力，爲悉去其荆棘秭稗，將以良田萬頃，金珠玉粒，貽傳於後之來者。大善智識之願力，所以覺世而宏道者，功德爲無量矣。六年前楞嚴大義今釋付梓之日，予旣爲文跋其書末，六年以來，奇嚴精舍之經筵不輟，頑鈍如予，曾不以憂患稍挫其精進，而辱公不棄以爲可進於道者，徬徨頂禮，因紀其因緣於書端云。

公元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滄波居士程中行序

自叙

(一)

楞伽經，它在全部佛法與佛學中，無論思想、理論或修證方法，顯見都是一部很主要的寶典。中國研究法相唯識的學者，把它列爲五經十一論的重心，凡有志唯識學者，必須要熟悉深知。但注重性宗的學者，也勢所必讀，尤其標榜傳佛心印、不立文字的禪宗，自達摩大師東來傳法的初期，同時即交付楞伽經印心，所以無論研究佛學教理，或直求修證的人，對於楞伽經若不作深入的探討，是很遺憾的事。

楞伽的譯本，共有三種：

○宋譯（西元四四三年間劉宋時代）：求那跋陀羅翻譯的楞伽阿跋多羅寶經，計四卷。

○魏譯（西元五一三年間）：菩提流支翻譯的入楞伽經，計十卷。

◎唐譯（西元七〇〇年間）：實又難陀翻譯的大乘入楞伽經，計七卷。普通流行法本，都以宋譯爲準。

本經無論那種翻譯，義理系統和文字結構，都難使人曉暢了達。前人盡心竭力，想把高深的佛理，譯成顯明章句，要使人普遍明白它的真義，而結果愈讀愈難懂，豈非背道而馳，有違初衷。有人說：佛法本身，固然高深莫測，不可思議，但譯文的艱澀，讀之如對海上三山，可望而不可即，這也是讀不懂楞伽經的一個主要原因。其實，本經的難通之處，也不能完全歸咎於譯文的晦澀，因爲楞伽奧義，本爲融通性相之學，指示空有不異的事理，說明理論與修證的實際，必須通達因明（邏輯），善於分別法相，精思入神，歸於第一義諦。同時要從眞修實證入手，會之於心，然後方可探驪索珠，窺其堂奧。

無論中西文化，時代愈向上推，所有聖哲的遺教，大多是問答記錄，純用語錄體裁，樸實無華，精深簡要。時代愈向後降，浮華愈盛，洋洋灑灑，美不勝收，實則有的言中無物，使人讀了就想忘去爲快。可是習慣於浮華的人，對於古

典經籍，反而大笑卻走，真是不笑不足以爲道了。楞伽經當然也是問答題材的語錄體裁，粗看漫無頭緒，不知所云，細究也是條分縷析，自然有其規律，只要將它先後次序把握得住，就不難發現它的系統分明，陳義高深。不過，讀楞伽極需慎思明辨，嚴謹分析，然後歸納論據，融會於心，才會了解它的頭緒，它可以說是一部佛法哲學化的典籍（本經大義的綱要，隨手已列了一張體系表）。他如解深密，楞嚴經等，條理井然，層層轉進，使人有抽絲剝繭之趣，可以說是佛法科學化的典籍。阿彌陀、無量壽觀及密乘等經，神變難思，莊嚴深邃，唯信可入，又可以說是佛法宗教化的典籍。所以研究楞伽，勢須具備有探索哲學、習慣思辨的素養，纔可望其涯岸。

楞伽經的開始，首先由大慧大士隨意發問，提出了一百多個問題，其中有關於人生的、宇宙的、物理的、人文的，如果就每一個題目發揮，可以作爲一部百科論文的綜合典籍，並不祇限於佛學本身的範圍。而且這些問題，也都是古今中外，人人心目中的疑問，不僅祇是佛家的需求。倘使先看了這些問題，覺得來勢

汹涌，好像後面將大有熱鬧可瞧，誰知吾佛世尊，却不隨題作答，信手一攔，翻而直截了當的說心、說性、說相，依然引向形而上的第一義諦，所以難免有人認為大有答非所問的感覺。實則，本經的宗旨，主要在於直指人生的身心性命，與宇宙萬象的根本體性。自然物理的也好、精神思想的也好，不管那一方面的問題，都基於人們面對現實世界，因現象的感覺或觀察而來，這就是佛法所謂的相。要是循名辨相，萬彙紛紜，畢竟永無止境。即使分析到最後的止境，或為物理的，或為精神的，必然會歸根結柢，反求之於形而上萬物的本來而後可。因此吾佛世尊才由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加以析辨，指出一個心物實際的如來藏識作為總答，此所以本經為後世法相學者視為唯識宗寶典的原因。

(二)

自佛滅以後，唯識法相之學，隨時代的推進而昌明鼎盛，佛法大小乘的經論，也可以純從唯識觀點而概括它的體系。不幸遠自印度，近及中國，乃至東方其他轉譯各國的佛學，却因此而有「勝義有」與「畢竟空」的學術異同的諍論，